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六

宋紀一百六十六

起元豐執徐正月盡昭陽大荒落三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帝

紹定五年

金天興元年蒙古太宗四年

春正月己丑以孟珙為京西

路兵馬鈐轄初珙父宗政知棗陽招唐鄧蔡州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統之眾不服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眾皆帖然珙又剏平堰于棗陽自城至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槽八十有三丈溉田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適

儲豐物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

金下詔求言凡章奏先令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

舊倫

阿虎帶

尚書完顏納紉

舊倫奴

看詳然後進御直言無

一達者

庚寅詔李全之叛海陵簿吳嘉屬賊而死特

贈朝奉郎官其一子

壬辰以史嵩之爲京湖安撫制

置使知襄陽府

蒙古兵自唐州趣汴金元帥完顏兩

洛索

舊倫妻

戰于襄城敗績走還汴金主詔羣臣議尚

書令史楊居仁請乘其遠至擊之平章拜牲

舊倫白遣

莽依蘇

舊倫麻斤

等部民丁壯萬人開短隄決河水以

衛京城命瓜勒佳薩哈勒

舊倫夾谷撒合今改

將步騎三萬巡河

渡起近京諸色軍家屬五十萬口入京城蒙古主用西

夏人恆克計自河中由河清縣白坡渡河遣人馳報圖

壘

舊倫拖雷今改

率師來會薩哈勒行至封邱而還蒙古兵掩

至莽依蘇等皆死丁壯得免者僅三百人甲午蒙古主

入鄭州金主詔羣臣議所守有言珠赫埒果勒齊所築

裏城決不可守外城決不可棄于是決計守外城命修

樓櫓器具時京城諸軍不滿四萬而城周百二十里不

能徧守故議以遷避之民充軍又召在京軍官于上清

宮平日防城得功者截長補短假僭而用得百餘人又

集京東西沿河舊屯兩都尉及衛州義軍凡四萬并丁壯二萬分置四面募而選千名飛虎軍以專救應然亦不能軍矣 金元帥完顏延壽以挾保少室山太平寨元夕擊毬爲嬉蒙古都總管李守賢潛遣輕捷者數十人緣崖蟻附以登殺其守卒遂縱兵入破之下令禁抄掠悉收餘眾以歸連天交牙蘭若香爐諸寨俱下 乙未蒙古游騎至汴京金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自鄧州率步騎十五萬赴援蒙古圍壘問蘇布特以方略蘇布特曰城居之人不耐辛苦數挑以勞之戰乃可也遂以騎三千尾之哈達等謀曰敵兵三千而我不戰是弱也進

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盤營蒙古兵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食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距鈞州三十五里丁酉大雪三尺金兵僵立刀槊凍不能舉圍壘以其眾衝出蒙古兵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楊沃衍奪路而前金軍遂次三峯山軍士有不食至三口者蒙古兵與河北兵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走密縣楊沃衍樊澤張惠步持大槍奮戰而死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布哈已失所在乃與完顏彝等以數百騎走

入鈞州蒙古主在鄭州問圖壘與金相持遣昆布哈舊

口溫不齊拉袞舊倫赤老等赴之至則金軍已潰于是

乃合攻鈞州塹其城外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

而殺之攷異元史郭德海傳完顏哈達伊喇布哈走匿

達布哈非同時死也歸潛志倫哈因揚言曰汝家所恃

唯黃河與哈達耳今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不降何

待完顏彝趣避隱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

將欲見白事蒙古兵以數騎夾之詣圖壘問其名姓曰

我忠孝軍總領完顏陳和尚大昌原衛州倒回谷之勝

皆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

下必有知我者。圍壘欲其降，不冒乃斫足脛折之，劃口
吻至耳，喫血而呼，至死不屈。蒙古將有義之者，以馬漣
酌而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布哈走汴蒙
古，兵追躡擒之，圍壘命之降，往復數百言，終不冒。但曰：
「我金國大將，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

攷異：元史太宗紀丁酉獲

金將布哈，戊戌獲。金將哈達是布哈之擒，在哈達之先也。今從金史。

金之健將銳卒俱盡。

自是不可復振矣。蒙古遂略商號，嵩汝陝洛許鄭陳毫
潁壽睢永等州。時民北徙者多，餓死東平萬戶。嚴實命
佗麻弼置道傍，全活者眾。庚子，金主御端門，肆赦，改
元，開興翰林學士趙秉文爲赦文，宣布悔悟哀慟之意。

指事陳義情辭俱盡聞者莫不感勵 壬寅新伦太廟

成 二月癸丑帝謁太廟 初金主聞蒙古入饒風關

遣圖克坦烏登舊伦徒單兀典今改行省閭鄉以備潼關圖克坦

伯嘉舊伦徒單百家今改為關陝總帥便宜行事伯嘉馳入陝榜

縣鎮遷入大城粒斛輜重聚之陝州近山者入山寨避

兵會阿里哈傳旨召烏登援汴烏登遂與潼關總帥納

哈普舍音秦藍總帥完顏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

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號入陝同華閭鄉一帶軍糧數

十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蒙古兵近

糧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硤石倉粟會

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李平以潼關降于
蒙古蒙古兵長驅至陝烏登所發閭鄉軍士各以老幼
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
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歷
隨軍婦民棄擲老幼哀號盈路行至鐵嶺欲戰而饑餒
不能振于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於馬前金兵遂大潰
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死焉烏登納哈普舍音從數十
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 金慶善努 舊作慶山
奴今改
行省徐州引兵入援至楊驛店馬蹶爲蒙古所擒見史
天澤問爲誰天澤言我真定五路史萬戶也慶善努曰

是天澤乎吾國已殘破公其以生靈爲念及見特穆爾

岱舊倫忒木解今改

誘之使招京城不從左右以刀斫其足足

折終不屈遂殺之 蒙古將特穆爾岱取金睢州遂圍

歸德府金行院實嘉紐勒歡

舊倫石盞女魯歡今改

偕經歷冀禹

錫等竭力守禦初患礮少父老有言北門之西菜圃中

時得古礮云是唐張巡所埋發之得五千有奇城中賴

之會慶善努潰兵亦至勢稍振乃遣提控張定夜出斫

營發數礮而還南城外有高地相傳爲尹子奇攻破睢

陽故址蒙古移營其上晝夜攻城不能下或見特穆爾

岱獻決河之策特穆爾岱從之河旣決水從西北而下

至城西南入故濰水城反以水爲固特穆爾岱收獻策者欲殺之而不知所往乃緩攻金平章侯摯朴直無濫輅朝士輕之久致仕兵事急徐州行尚書省闕無敢行者復拜摯平章政事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孳盡拜牲怒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意在置之不測故相薩布曰侯相言甚當拜牲含憤而罷至是蒙古兵日迫財匱援絕金主大懼嘗自縊又欲墮樓俱爲左右救免拜牲以爲勢必講和和議定則首相當往爲質乃力請金主起薩布爲相且括汴京民軍二十萬分隸諸帥人月給粟一石五斗三月蒙

古立礮攻洛陽洛陽城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

軍百餘畱守薩哈連舊作撒合疽發于背不能軍妻通

吉舊作獨氏度城必破謂薩哈連曰公受國家恩最厚

今大兵臨城公不幸病不能禦敵死猶可以報國幸無

以我爲慮薩哈連出城通吉氏盛服自經死薩哈連從

外至聞狀曰夫人不辱我我可辱朝廷乎投濠而死元

帥任守眞因行府事 金翰林直學士錫默愛實錫默

斜卯憤時相非其人言於金主曰平章拜牲固權市恩

擊丸外百無一能丞相薩布菽麥不分縱使乏材亦不

至此人爲相參政兼樞密副使特嘉喀齊喀舊作赤蓋

合喜今改

麓暴一馬軍之材止矣乃令兼將相之權右丞實嘉世
魯居相位已七八年碌碌無補備員而已患難之際倚
注此類欲冀中興難矣於是世魯罷相薩布乞致仕而
拜姓喀齊喀不恤也 蒙古主將北還使蘇布特攻汴
復遣人諭金主降且索翰林學士趙秉文衍聖公孔元
楷等二十七家及歸順人家屬伊喇布哈妻子并繡女
弓匠鷹人等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額爾克舊作訛
可今改爲
曹王議以爲質密國公璫求見金主問叔父欲何言璫
曰聞額爾克欲出議和額爾克年幼未曾諳練恐不能
辦大事臣請副之或代其行金主慰之曰南渡後國家

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溉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藉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朕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璿以疾薨 壬寅命尚書左丞李暉送額爾克出質諫議大夫費摩阿固岱爲講和使未行蒙古蘇布特聞之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具沿濠列木柵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濠頃刻平十餘步平章拜牲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失措但跪于道旁有望而拜者金主麾之曰勿拜恐泥污汝衣老幼遮擁至

有誤觸金主衣者少頃宰相從官皆至進笠不受曰軍中暴露我何用此西南軍士五六十輩進曰北兵填濠過半平章傳令勿放一鏃恐壞和事豈有此計耶金主曰朕以生靈之故稱臣進奉無不順從止有一子養來長成今往倫質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蒙古不遑汝等死戰未晚是日曹王額爾克行 蒙古畱曹王於營遣李暉等還癸卯併力進攻金礮石取艮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斤重圓如燈毬蒙古礮破大礮或碌礪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礮有至十三梢者每城一角置礮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與裏城平而城

上樓櫓皆拆故宮及芳華玉溪之材爲之合抱之木隨
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
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礮擊之隨卽延焚
不可撲救城乃周世宗所築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
受礮所擊唯凹而已金主復出撫將士值被創者親傅
以藥手酌卮酒以賜且出內府金帛以待有功者蒙古
兵濠外築城圍百五十里城有乳口樓櫓壕濠丈許闊
亦如之三四十步置一鋪鋪置百許人守之初拜姓命
築門外短牆委曲陜隘僅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奪
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乃不能猝山比山已爲

蒙古所覺後募死士千人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斷之以誘被俘者皆爲蒙古所覺時有大礮名震天雷以鐵罐盛藥以火點之礮起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藝圍半畝已上火點著鐵甲皆透蒙古時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閒可容人城上莫如之何乃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蒙古唯畏此二物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明惠皇后陵被發金主遣中官求得其柩復葬之

蘇布特知未易取乃爲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
金主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宣秋門以酒
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蘇布特乃許退兵散
屯河洛之間方蒙古之攻城也矢石如雨中有女子呼
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被俘至此彼軍不
日去矣諸君努力爲國堅守無爲所欺也言竟投濠死
金主使馳祭於西門時女直人無死事者長公主言於
金主曰近來立功效命多諸色人無事時則自家人爭
強有事則他人盡力焉得不怨金主默然 蒙古兵退
參知政事特嘉喀齊喀以守城爲己功欲率百官入賀

丙族色埒

舊作思烈今改

丞相襄之子也歎曰城下之盟春秋

以爲恥況以罷攻爲可賀耶喀齊喀怒曰社稷不亾君
后免難汝等不以爲喜耶乃命趙秉文爲表秉文曰春
秋新宮災三日哭今園陵如此酌之以禮當慰不當賀
事乃已初城之被圍右司諫陳尙上書請戰其略曰今
日之事皆由陛下不斷將相怯懦若因循不決一旦無
如之何恐君臣相對涕泣而已其言剴切漢中時病喀
齊喀見之大怒召尙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爲陳山可
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世與若爲僕聞者莫不
竊笑蓋不識尙字分爲兩也 甲子金主御端門肆赦

改元天興詔內外官民能完復州郡者功賞有差出金帛酒炙犒飫軍士減御膳罷冗員放宮女上書不得稱聖改聖旨爲制置是日解嚴步兵始出封邱門外采蔬薪金拜牲之守城也樓櫓垂就輒摧傳令取竹爲護簾所司馳入城大索無所得拜牲欲斬之或告所司曰金多則濟矣胡不卽平章府求之所司懷金三百賂其家僮果得之及兵退軍士憤怒拜牲不自安謂尚書令史元好問曰我妨賢路久矣得退爲幸爲我撰乞致仕表頃之金主已遣使持詔至其第令致仕軍士欲殺之拜牲懼一夕數遷金主以親軍二百陰爲之衛軍士無

以泄其憤遂相率毀其別墅 金衛紹王鎬厲王家屬
禁錮歲久錫默慶實上言曰二族衰微無異匹庶假欲
爲不善孰與同惡男女婚嫁人之大欲豈有幽囚終世
永無伉儷之望在他人尚且不忍況骨肉乎金主感其
言始聽自便 夏四月丁卯起魏了翁爲集英殿修撰
知遂寧府辭不拜 戊辰以久雨決繫囚 是月蒙古
主出居庸避暑官山 高麗殺蒙古所置官吏徙居江
華島 五月辛卯臣僚言積陰霖霖必有致咎之徵比
聞斡州進士馮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爲鱸戶誅求
日增杰妻以憂死其女繼之弟大聲因赴訴死于道路

杰知不免舉火自經死民冤至此豈不上干陰陽之和

詔罷都大坑冶職 金汴京大寒如冬因大疫凡五十

日諸門出柩九十餘萬貧不能葬者不在此數尋以疫

後園戶僧道醫師鬻棺者擅厚利命有司倍徵之以助

國用 癸巳太白經天晝見 六月己巳金贈完顏彝

鎮南軍節度使立褒忠廟碑 金徐州埽兵總領王佑

張興都統封仙等夜燒草場倫亂逐行省圖克坦伊都

舊倫徒單 蒙古國安用率兵入徐州執王佑等斬之以

封仙爲元帥主徐州事圖克坦伊都奔宿州節度使赫

舍哩阿圖 舊倫紇石烈 不納乃與諸將駐城南時宿之

阿虎今改

鎮防有逃還者阿圖以爲叛歸亦不納城中鎮防千戶
高臘格謀就徐州將士內外相應以取宿因歸楊妙眞
占夜開門納徐州總領王德全等縛阿圖父子殺之請
伊都主州事伊都不從率其將吏西走至穀孰遇蒙古
軍不屈而死 秋七月丁酉以禮部尚書陳貴誼同簽
書樞密院事 蒙古遣唐慶使金傳諭曰欲和好成金
主當來自議金主託疾臥榻上見之慶掉臂上殿有不
遜語聞者皆怒既歸館是夕金飛虎卒申福等憤其無
禮殺慶等三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蒙古
國安用旣得徐州金宿州東面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

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蒙古帥額蘇倫

舊作阿木魯今改

聞之怒曰此三州吾當取安用何人輒受其降遣將張進率兵入徐欲圖安用奪其州安用懼乃與王德全劫殺張進及海州元帥田福等數百人與楊妙真絕還邳州會山東諸州及徐邳宿三州主帥刑白馬結盟誓歸金既盟諸將皆散去安用無所歸遂同德全安國因宿州從宐重僧努

舊作僧奴今改

自通于金重僧努以聞未報

而安用率兵萬人攻海州眾稍散去安用自知失計于是復金衣冠楊妙真怒安用叛已又懼爲所圖乃悉屠安用家屬走還盩厔都安用等選兵分將期必得妙真金

主遣近侍直長因世英等持手詔至邳封安用爲克王
賜姓完顏改名用安且授以空頭河朔山東赦文使得
便宜從事安用始聞使至猶豫未決遣迎使者監于州
廨問所以來使者對以封建事安用意頗順明日出見
使者跪揖如等夷坐定語世英曰予向隨蒙古兵攻汴
嘗于開陽門下與侯摯議內外夾擊此時蒙古病者累
十七頭項皆在京城若從吾言出軍中興久矣朝廷無
一敢決者今日悔將何及言竟而起因使人取金所賜
物徧觀之喜見顏色乃設宴拜受如儀令主事常謹隨
世英奉表入謝金主復遣世英賜以鐵券虎符龍文衣

玉魚帶及郡王宣世襲千戶宣各十聽賜同盟世英過
徐德全安國說之曰朝廷恩命豈宜出自安用郡王宣
吾二人最當得者請就畱之世英乃畱郡王宣世襲千
戶宣各二山是與安用有隙 蒙古以李全子璫爲益
都行省 金恆山公武仙等會兵救汴初三峯之敗仙
走南陽收潰軍得十萬人屯南山汴京被圍金主詔仙
與鄧州行省完顏色埒鞏昌總帥完顏仲德即呼沙呼舊倫忽斜
虎合兵入援仙至密縣東遇蒙古將郭德海卽按軍胥
山店報色埒曰阻澗結營待仙至俱進色埒急欲至汴
不聽金主又命樞密使特嘉喀齊喀帥兵應仙色埒等

至京水德海乘之不戰而潰仙亦敗走還畱山德海寶
玉之子也喀齊喀屯中牟聞色埒軍潰卽夜棄輜重馳
還先是有投匿名書于御路者云副樞喀齊喀總帥薩
哈勒參政恩楚舊倫訛
山今改皆國賊朝廷不殺眾軍亦須殺
之爲國除害衛士以問薩哈勒飲藥死恩楚稱疾不出
唯喀齊喀坦然若無事者金主亦無所問及是言者謂
喀齊喀始則抗命不出中則逗遛不進終則棄軍先遁
不斬之無以謝天下金主貸其死免爲庶人籍家貲以
賜軍士 八月乙卯起眞德秀爲徽猷閣待制知泉州
己未魏了翁以寶章閣待制知瀘州瀘大藩控制邊

面二千里而武備不修城郭不治了翁乃葺其城樓櫓
雉堞增置器械教習牌手申嚴軍律興學校調宿負復
社倉辦義冢建養濟院居數月百廢俱舉 乙丑賜進
士徐元杰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 甲戌玉牒
殿成奉安累朝玉牒 蒙古薩里塔伐高麗中矢卒

金中京元帥任守真以入援汴京敗死中京人推警巡

使齊克紳

舊作強
仲今改

爲府簽事齊克紳本河中射糧軍子

弟也貌寢而膂力過人時所領軍士僅二千五百人甫
三日蒙古兵圍之齊克紳拮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
卒赤身而戰以壯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

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
箭截而爲四以筒鞭發之又創遏敵礮用不過數人能
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齊克紳奔走四應所至
必捷得二駝殺以犒士人不過一啗如獲百金之賜蒙
古攻三月不能下乃退 九月辛丑夜汴京大雷金工
部尚書范納速震死 乙巳雨雹雷 閏月庚戌雪出
于角帝遜殿減膳徹樂詔中外臣僚指陳闕失無有隱
諱諸路監司察守令之貪廉仁暴及民間利便疾苦以
聞 戊辰史彌遠乞歸田里不許 金主以和議旣絕
懼兵再至乃復發民兵爲守禦備遂括汴京粟以完顏

珠赫

舊倫珠額今改

等主之

攷異歸潛志倫御史大夫費摩阿古岱總帥知開封府圖克坦伯嘉

主之與金史異

珠赫諭民曰汝等當從實推舉果如一旦糧盡

令汝妻子倫軍食復能吝否既而罷括粟復以進奉取

之且賣官及令民買進士第前御史大夫內族哈昭復

覬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尚可得百萬石金主乃命哈昭

爲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復括之哈昭先令各家自實

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

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溪刻者主之完顏玖

珠

舊倫久住今改

尤酷暴

攷異歸潛志倫富蔡鼎珠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金史不載

有寡

婦二人實豆六斗餘有蓬子約三升玖珠笑曰吾得之

矣執婦以令于眾婦泣愬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
養故糴蓬粃以自食非敢以爲軍儲且三升六斗餘也
玖珠不聽竟杖死聞者股栗盡棄其餘糞溷中或白于
李嶼嶼聲蹙曰白之參政及白哈昭哈昭曰人云花又
不損蜜又得成花不損何由成蜜且京城危急今欲存
社稷耶存百姓耶眾莫敢言所括不能三萬斛滿城蕭
然死者相枕貧富束手待斃遂至人相食金主聞之命
出太倉米作粥以食餓者錫默愛實錫默舊作斜耶今改歎曰與
其食之何如勿奪爲奉御博諾舊作巴奴今改所告金主怒送
愛實有司賴近侍李大節救免 蒙古皇太弟圖壘卒

于師蒙古主還龍庭 冬十月戊子以星變大赦 泗

州路分劉虎等焚斷浮橋以遏金兵因遣將攻盱眙軍

未下金泗州總統完顏實格叛防禦使圖克坦塔喇聞

變朝服望闕拜哭投水而死實格遂以州附楊妙真總

帥納哈塔邁珠

舊作納合買住今改

亦以盱眙來歸詔改爲招信

軍 金以汪世顯爲鞏昌便宜總帥初世顯以戰功爲

征行從宐分治陝西西路時調度窘迫世顯發家資率

豪右助邊鄰郡效之軍餉遂足金主以完顏仲德爲鞏

昌總帥世顯同知府事二人盡忠固守以抗蒙古及仲

德勤王東下乃以世顯代之世顯勵志自奮糧械精贍

十一月喬行簡累疏乞歸田不允 金完顏用安欲

圖山東累徵兵于徐宿王德全劉安國不應會金主以
密詔徵兵東方用安因聲言入援駐師徐州城下以招
德全德全不出殺封仙遣杜政出城會安國與宿帥重
僧努引兵入援至臨渙用安遣人殺安國因攻徐州三
月不能下退歸漣水以軍食不給來乞糧朝廷許之用
安卽日改從宋衣冠而陰通于金糧乏卒多流亡乃以
嚴刑禁亡者血流滿道 十二月丙子朔進封才人賈
氏爲貴妃 辛巳以皇太后疾大赦壬午皇太后楊氏
崩辛卯帝詣慈明殿行奠醑禮遵遺詔外朝以日易月

宮中行三年器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內庭舉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忌憚而不敢發今者安能係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係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爲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爲其所誤凡爲此者皆戚畹肺腑之親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內壞綱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于假采聽之言而動傷善類設眾人之譽而進拔儉人偕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陰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

爲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經在身愈當警戒宮庭
之閒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咎加多以春秋方富
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不能自制必于盛德大有
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蒙古遣王機來議夾攻金人
京湖安撫制置使史嵩之以聞帝命嵩之報使嵩之乃
遣鄒伸之往報蒙古許俟成功以河南地來歸 金主
以糧盡援絕勢益危急遣近侍就白華問計華附奏言
車駕當出就外兵畱荆王監國任其裁處陛下旣出遣
使告語北朝我出非他處收整兵馬止以軍卒擅殺唐
慶和議從此斷絕京師今付之荆王乞我一二州以老

耳如此則太后皇族可存正如春秋紀季入齊爲附庸之事陛下亦得少安矣遂起華爲右司郎中召諸臣議親出或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或言宜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蒙古蘇布特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金主未決復以問華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倉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旣汝州有蘇布特則鄧下亦不可往以今日事勢止有背城之戰如博徒所謂孤注者便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然汝州戰不如半塗戰半塗戰不如出城戰蓋我軍馬之食力猶在也若出京蓋遠軍食日減馬食野草事愈難矣若我軍便得戰存亡

決此一舉外則可以激三軍之氣內則可以慰都人之
心或止爲避遷計人心顧戀家業未必毅然從行可詳
審之禮部尚書舒穆魯世勣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
人詣仁安殿言于金主曰臣等聞陛下欲親出竊謂此
行不便金主曰我不出軍分爲二一軍守一軍出戰我
出則合爲一世勣曰陛下出則軍分爲三一守一戰一
中軍護從不若不出之爲愈也金主曰卿等不知我若
得完顏仲德武仙付之兵事何勞我出今日將兵者官
努舊他官
奴今改統馬兵三百止矣劉益將步兵五千止矣欲
不自將得乎又指御榻曰我此行豈復有還期但恨我

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勛應聲曰

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金主曰小人謂誰世勛歷數曰

都察遜

舊倫溫敦
昌孫今改

完顏長樂等皆小人也陛下不知爲

小人所以用之肅與世勛復多所言良久君臣涕泣而

罷乙酉金主集軍士于大慶殿諭以京城食盡今擬

親出諸將佐合辭言曰陛下不可親出止可命將金主

欲以富察官努爲馬軍帥高顯爲步軍帥劉益副之三

人欲奉命權參知政事內族恩楚

舊倫訛
出今改

大罵曰汝輩

把鋤不知高下國家大事敢易承耶默然唯官努曰

若將相可了何至使我輩事亦中止遂以右丞相薩布

平章拜姓右副元帥恩楚左丞李蹊元帥左監軍圖克

坦伯嘉等帥諸軍扈從參政完顏納紳舊倫奴申今改樞副兼

知開封府薩尼雅布舊倫習捏阿不今改等畱守乃發府庫及內

府器皿宮人衣物賜將士民間閭傳車駕往歸德軍士

家屬畱汴食盡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

支吾復得幾許日金主使薩布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

止爲白華今改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

后妃主別大慟至開陽門詔諭畱守兵士曰社稷宗廟

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守保

無虞將來功賞豈在戰士下聞者皆洒泣是日鞏昌元

帥完顏仲德援兵至初金主徵諸道兵入援往往觀望不進或中道遇兵而潰唯仲德提孤軍千人歷秦藍商鄧擷果菜爲食開關百死至汴爲金主謀曰京西三百里之間無井竈不可往不如幸秦鞏金主乃決意東行甲辰進次黃陵岡時拜牲擊蒙古降其兩砦得河朔降將金主赦之授以印符羣臣遂固請以河朔諸將爲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都察遜曰太后中宮皆在南京北行萬一不如意聖主孤身欲何所爲不如先取衛州還京爲便拜牲曰聖體不便鞍馬今可駐歸德臣等率降將往東平因遂經略河朔官努

曰衛州有糧可取拜姓曰京師且不能守就得衛州欲

何爲耶金主惑之遂一意向河朔蒙古蘇布特聞金主

棄汴復進兵圍之 乙巳帝詣慈明殿行大祥祭奠禮

紹定六年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春正月丙午朔帝不視朝

金主乘舟濟河大風後軍不克濟丁未蒙古將和爾古

訥舊倫回古乃今改追擊于南岸金元帥賀德希舊倫賀都喜今改力

戰死兵溺者千人元帥珠爾舊倫猪兒今改都尉赫舍哩諤楞

等死之金主在北岸望之震懼庚戌次漚麻岡遣拜姓

帥師攻衛州至城下以御旗招之城中不應蒙古聞之

自河南渡河拜姓遂退師蒙古史天澤以騎兵踵其後

丁巳戰于白公廟金師敗績拜姓棄軍東遁元帥劉益

上黨公張開皆爲民家所殺金主進次蒲城復還魏樓

邨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少頃拜姓至倉皇言軍已潰

北兵近在隄外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和爾和

舊作

合里合今改

等六七人夜登舟潛渡河走歸德翌日諸軍始

聞金主棄師遂大潰金主入歸德遣奉御珠嘉塔克

實布

舊作倫木甲塔夫不今改

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

拜姓自蒲城還不敢入金主召拜姓至數其罪下獄死

仍籍其家財以賜將士曰汝輩宜竭忠力毋如斯人誤

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

富察官努一軍號令明肅所過無絲毫犯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拜牲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邱墟一飯之費至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州堅守而蒙古之迫無來援者以至于敗 蒙古以田雄鎮撫陝西總管京兆等路事時關中郡縣蕭然雄披荆榛立官府開陳禍福招徠四山堡砦之未降者獲其人皆慰遣之由是歸附日眾雄乃教民力田京兆大治 初汴人以金主親出師日聽捷報及聞軍敗衛州倉皇走歸德始大懼時蘇布特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搢紳士女多行乞于市至有自食妻子者

諸皮器物皆煮食之貴家第宅市樓肆鋪皆撤以爨及
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南元帥崔立
性淫狡因民洶洶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潛謀佗亂左
司都事元好問謂薩尼雅布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
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
處之薩尼雅布曰吾二人惟有一死爾好問曰死不難
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
五十紅衲軍亦謂之死耶薩尼雅布不答 丁卯金太
后皇后發行至陳畱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
還汴京戊辰崔立率甲士二百橫刃入省中拔劍指完

顏納紳及薩尼雅布曰京城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
二相曰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麾其黨先殺薩尼
雅布次殺納紳及左司郎中納哈塔德輝等十餘人卽
諭百姓曰吾爲二相閉門無謀今殺之爲汝一城生靈
請命眾皆稱快金自南遷後爲宰執者往往無恢復之
謀無事相習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眷相體面有四
方災異民間疾苦將以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
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
以生事抑之故所用必擇悞熟無鋒鋌者用之每蒙古
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

張大其事會飲黃閣中矣 崔立勒兵入宮集百官議

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從恪其妹公主在北兵中可立

之乃遣韓鐸以太后命往召從恪至以太后誥命爲梁

王監國百官拜舞遂送款詣蘇布特軍立自爲太師都

元帥尚書令鄭王攷異歸潛志云太后拜立爲左丞相

王而不及壽國之封蓋以其事爲不足載也弟倚爲平章政事侃爲殿前都

點檢其黨皆拜官開封判官李羽翼棄官去戶部主事

鄭著召不起右副點檢都察額呼舊倫溫敦左右司員

外郎聶天驥御史大夫費摩阿固岱諫議大夫左右司

郎中烏古遜納紳左副點檢完顏阿薩戶部尚書完顏

珠赫講議富察琦奉御完顏瑪格皆死焉瑪格將死與其妻溫特赫氏訣溫特赫氏曰君能爲國家死我不能爲君死乎夫婦以一繩同縊其婢從之 壬申蘇布特至青城崔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蘇布特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城悉燒樓櫓蘇布特益喜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曰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總領完顏長樂妻富察氏臨洮總管圖們呼圖克捫妻烏庫哩氏進士張伯豪妻聶舜英及參政完顏素蘭妻義不爲所污皆自盡未幾立遷梁王及宗族近屬于

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私第取內府珍玩充實之羣小附和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書省命翰林直學士葉城王若虛爲文若虛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伦碑不從則死伦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然我姑以理喻之乃謂奕曰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爲言奕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靈百萬非功德乎若虛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於後世哉奕不能強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赴省好問等喻以立碑事曰眾議推二

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愜乃自爲之

既成以示若虛乃其刪定數字然止直敘其事而已既

以兵事碑不果立

按異崔立立碑事金史略本於歸潛志而刪潤之案歸潛志云崔立既變

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是初議立碑元好問已預其議也志又言偕麻革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眾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子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爲況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於眾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子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子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

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此實諸公職某等何與焉
王曰此事議久矣若以院中人爲之若尚書檄學士院
倫非出於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眾欲
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子爲之亦不傷於義
也余於是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
衣因遂讓而別此祁述元好問王若虛勸倫碑文之事
所謂王丈卽若虛也志又云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
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召赴省畱宿省中
裕之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
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眾人請太學中名士
倫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肖倫是不許其以城降
也則銜之次骨搢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入累眾也且
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親族何以爲
智子熟思之子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子既爲草定不
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甚子知其事無
可柰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
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於是裕之引紙落筆王
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倫以爲君倫又何妨且君集中
不載亦可也予曰裕之倫正宜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
余王丈爲定數字其文止實敘事亦無褒稱立言裕之

卽於燭前焚其藁遲明余輩趨去此述逼祁爲文而碑
文實山於元好問也志又云立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
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等俱至立第俄而首領官齋
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輩賀
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甘露寺碑有司
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兵入城縱
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此述其刻碑事也
祁之言歸咎於元好問者至矣然元好問遺山集有外
家別業上梁文云初一軍構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
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倂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
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
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
聲同氣之閒有無罪無辜之謫耿孤懷之自信聽厭口
之交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維彼
證龜而佗鼈始於菴池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
弓隨殼以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此好問自辨其
誣蓋以祁等授進士告身故曰伊誰受賞自以爲無引
紙落筆及燭前焚藁之事故曰於我嫁名也然祁天挺
紀立碑事亦於好問有微詞祁又引曹通甫詩爲證通
甫卽曹居一之字元人亦稱爲曹聽翁也當日變起倉

率好問諸人不能潔身遠去異詞免禍均有不得辭其
咎者事過之後互相推諉恐皆未得其平允也郝經陵
川集有甘露碑詩云勒文頌德召學士渾南先生付一
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倫詩為告曹聽
翁且莫獨罪元遺山此持平
之論也今仍從金史書之
二月丁丑以余天錫為

禮部侍郎兼侍讀 屯田郎官王定言嚴州歲歉又言

義倉為官吏蠹耗帝曰此是民戶寄畱於官專為水旱

之備者柰何耗之定曰當擇邑官及鄉里之賢者分任

其事 戊戌上皇太后諡曰恭聖仁烈皇后攷異宋史
作丁丑今

從宋史
全文 蒙古遣皇子庫裕克舊作費
由今改將左翼軍討富

鮮萬努舊作萬
奴今改於遼東 三月丙辰大雨雹 金主在

歸德隨駕親軍及潰軍漸集實嘉紐勒歡懼不能給白

于金主請遣出城就糧于徐宿陳三州金主不得已從之止畱富察官努忠孝軍馬四百五十人馬用軍七百人諸軍旣出城金主召官努曰紉勒歡盡散衛兵卿當小心官努以馬用本歸德小校一旦拔起心常輕之又以金主時獨召用計事因謀圖用時蒙古特穆爾岱圍亳州日遣兵薄歸德民心搖搖官努請北渡河再圖恢復紉勒歡沮之官努不悅乃私與完顏用安謀邀金主幸海州金主不從官努積忿異志益定李蹊以聞金主浹憂之乃諭馬軍總領赫舍哩阿里哈內族習顯陰察其動靜阿里哈反以金主意告官努金主復懼官努及

用相圖因以爲亂命宰執置酒合解之用卽撤備戊辰

官努乘隙率眾攻用殺之遂以卒五十人守行宮劫朝

官聚于都水摩和納

舊作毛花
輩今改

宅以兵監之驅紉勒歡

至其家悉出所有金貝然後殺之乃遣都尉馬寶被甲

持刃劫直長巴納紉

舊作巴奴
申今改

于金主前金主擲所握

劍于地謂寶曰爲我言于元帥我左右止有此人且畱

侍我寶乃退官努因大殺朝官李蹊以下凡三百人軍

士死者三十人薄暮官努提兵入見言紉勒歡反臣殺

之矣金主不得已暴紉勒歡罪而以官努權參知政事

兼左副元帥官努矯詔召徐州行省完顏仲德赴行在

徐州官屬懼爲官努所給勸仲德勿往仲德曰君父之命豈辨真僞耶死亦當往尋使者至果官努之詔乃止

江淮制置使趙善湘入見帝曰中原機會卿意以爲何如善湘對曰中原乃已壞之勢恐未易爲力邊地連年干戈兵民勞役當休養葺治使自守有餘然後經理境外今雖有機會未見可圖帝曰自守誠是也 趙至道言陛下躬南面尊事之敬答東朝擁佑之恩養致其樂疾致其憂器致其哀其爲孝無以加矣繼茲以往天命必畏祖宗必法君子必親小人必遠女謁必禁小民必思懷保政事必務修飭斯足盡始終之孝帝然之

金右丞特嘉尉忭致仕居汴聞蒙古兵將入城召家人
付以後事望睢陽慟哭自縊死特嘉喀齊喀旣廢常快
快蘇布特遣人招之卽治裝欲行詣省別崔立方對語
適一人自歸德持文書至發視之乃金主諭喀齊喀反
正者也立怨叱左右斬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十七

賜還袁詒等官其子孫皆復舊職

宋紀一百六十七

起昭陽大荒落四月盡開逢敦牂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理宗建道備德大功復興烈文仁武聖明安孝皇

帝

紹定六年

金天興二年蒙古太宗五年

夏四月壬寅葬恭聖仁烈皇

后于永茂陵

金崔立以天子袞冕后服進于蘇布特

又括在城金銀搜索薰灌訊掠慘酷金主姨邸國夫人

平章拜姓妻右丞李暎妻皆死杖下貴族富人不堪其

毒或相語曰攻城後七八日中諸門出葬者百萬恨不

早預其數立時與其妻入宮兩宮賜之不可勝計立因
諷太后佗書陳天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立
遂以太后皇后梁王荆王及諸妃嬪凡車三十七兩宗
室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愷等及三教醫卜工匠
繡女赴青城劉祁竊歎曰此國初受宋降處也今迺復
至此乎蘇布特殺梁荆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於和
林寶符李氏行至宣德州自縊于摩訶院佛像前且書
其門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見者哀之諸后妃不知所
終蘇布特入汴京以金人擅殺唐慶取諸宰執家屬治
罪故相侯摯見殺崔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

妾寶玉以山立歸大慟而已初蒙古之制凡攻城不降
矢石一發則屠之汴京旣破蘇布特遣使言于蒙古主
曰此城相抗日久士卒多傷請屠其城耶律楚材聞之
馳見蒙古主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爭者土地人民耳
得地無民將焉用之蒙古主未許楚材又曰凡弓矢甲
仗金玉等匠及官民富貴之家皆聚此城殺之則一無
所得是徒勞也乃詔除完顏氏一族外餘皆原免時避
兵在汴者尚百四十萬戶皆得保全遂爲定制 蘇布
特以汴多飢民下令縱其北渡就食 金唐鄧州行省
武仙次于順陽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伊喇瑗

相犄角謀迎金主入蜀遂侵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
錫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得天錫首以獻俘將士四
百餘人又敗金人于呂堰俘獲不可勝計遂攻順陽武
仙敗走馬蹬山縣令李英及申州安撫張林皆以城降
珙言于史嵩之曰歸附之人宜因其土地而使之耕因
其人民而立之長少壯籍爲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
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嵩之從之
乙酉錄行都繫囚 五月金鄧州節度使伊喇瑗以其
州來降初金主遣右司郎中白華召鄧兵入援事久不
濟淹留于館會瑗以鄧降華亦從至襄陽帥臣署華爲

制幹尋改鈞州提督其後州將范用吉殺長吏送款于
蒙古華因北歸華以宿儒貴顯國危不能以義自處爲
時所貶 衛州白公廟之潰富察官努母爲蒙古所獲

金主命官努因其母以請和官努乃詣亳州密與特穆

爾岱

舊作忒木
解今改

言欲劫金主以降特穆爾岱信之還其

母因定和計官努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其
遣來使者二十餘輩金主密令官努以金銀牌與之勿
令還營因知王家寺大將所在官努乃定斫營之策端
午日祭天軍中因備火槍戰具官努夜率忠孝軍四百
五十人登舟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特穆爾岱之營

金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
孝軍卻而復進官努以小船分軍五七十出柵外腹背
攻之持火槍入蒙古軍特穆爾岱不能支大潰溺死三
千五百餘人官努盡焚其柵而還遂拜眞左副元帥參
知政事命習顯總其軍以守亳州官努旣敗特穆爾

岱勢益暴橫居金主于照碧堂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

金主悲泣語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君但恨

我不知人爲此奴所困耳于是內局令宋珪奉御紐祐

祿溫綽

舊倫女奚烈
完出今改

烏古遜愛實

烏古遜舊倫
吾古孫今改

等密謀

誅官努且聞蔡州城池堅深兵眾糧廣咸勸如蔡州會

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烏庫哩鎬運米四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遂決策如蔡六月乙卯官努自亳州還力陳不可至於扼腕頓足意趣叵測因出號於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諷金主早爲計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溫綽伏照碧堂門閒官努入溫綽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努中創投城下以走溫綽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溫綽請金主親撫慰之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以齊克紳守中京有功降詔褒諭授中京留守又以參政內族色埒自南山領軍十餘萬入洛行省事齊克紳建一

堂于洛州驛東名曰報恩刻詔文于石願以死自效蒙

古自汴驅色埒之子于金昌府東門下誘色埒降色埒

命左右射之既而聞崔立之變病不能語而死總帥烏

凌阿呼圖

舊作烏林答胡土今改

代行省事齊克紳行總帥府事

月餘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齊克紳陳

于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齊克紳躍而射

之韓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金軍有一卒獨立拒之

殺數人齊克紳卽手解都統銀牌佩之士氣復振初城

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百

騎迫之齊克紳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呼圖以

蒙古兵強即以輕騎挈妻子奔蔡州厲陽都尉獻西門
以降齊克紳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
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齊爾舊作塔齊兒今
改齊克紳語不遜兵卒誘之曰汝能北而一屈膝當貸
汝命齊克紳不從左右持使北面齊克紳拗須南向遂
殺之 辛卯金主發歸德畱元帥王瑋守之時久雨朝
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
亳州金主黃衣阜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纛
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匹而已城中父老拜伏道
左金主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今朕無

德令汝塗炭朕不足言汝輩無忘祖宗之德祇皆呼萬
歲泣下畱一日進次亳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
滿目無一人迹金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爲之一慟己亥
入蔡州父老羅拜于道見儀衛蕭條莫不感泣金主亦
歔歔久之遂以完顏仲德即呼沙呼舊
作忽斜虎爲尚書右丞總
領省院事烏庫哩鎬爲御史大夫總帥如故張天綱權
參知政事富珠哩小洛索簽書樞密院事仲德有文武
材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
忘幸秦鞏之志近侍久困遷播幸即安于蔡皆娶妻
營業不願遷徙旦夕言西幸不佞時蒙古兵去蔡差遠

商販漸集金主亦安之命修見山亭爲遊息之所遣內侍朱珪選室女備後宮已得數人完顏仲德諫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以來不聞恢復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神不可不畏金主曰朕以大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采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畱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還仲德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捉控李德率十餘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肆罵言仲德縛德杖之金主諭仲德曰此軍得力方以倚用卿何不容忍之仲德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

陛下之德至于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
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
驕則難制唯陽之禍豈獨官努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
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宐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
其責軍士聞之無復敢犯法者時從官近侍皆窮乏悉
取給于烏庫哩鎬鎬不能人滿其欲日夕譖于金主至
以尚食闕供爲言金主怒遂疎鎬鎬憂憤成疾多不視
事 蒙古耶律楚材請以孔元楷襲封衍聖公從之
秋七月乙卯權知廣德軍石孝隆進奏民力當惜帝曰
州縣催科歲有增益朕每聞之此心惻然宐以愛民爲

念無負所言 孟琪大敗金武仙于馬蹬山降其將劉
儀琪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
蹬山沙窩帖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碎石穴未可圖也
若先破離金砦則帖山沙窩孤立矣琪乃遣兵攻離金
掩殺幾盡是夕復令壯士搗王子山砦斬金將首而出
遂圍馬蹬殺戮山積還至沙窩西與金人戰大捷未幾
丁順復破默候里砦于是仙之九砦六日破其七琪召
儀曰此砦旣破板橋石穴必震汝能爲我招之乎儀請
選婦人三百僞逃歸懷招安牘以往琪料仙勢窮蹙必
上帖山絕頂窺伺乃令樊文彬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

登山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藉崖谷殺其將
烏沙惹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琪進軍至小
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依險以守然老稚不願北去琪
曰進兵不可緩夜漏下十刻召文彬等授方略丙辰蓐
會啓行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琪曰此雪夜擒吳元濟
之時也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自寅至巳破之仙走
追至鮎魚砦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又敗
之仙與五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琪還襄陽
八月蒙古都元帥塔齊爾使主戰至襄陽約攻蔡州
塔齊爾博勒呼之從孫也史嵩之先以兵會伐唐州時

城中糧盡人相食金將烏庫哩黑漢殺其愛妾以啖士
士爭殺其妻子官屬聚議欲降黑漢持之益堅有總領
趙醜兒者開門納南軍黑漢率兵巷戰爲南軍所獲脅
使降黑漢不屈遂殺之主帥富察某爲部曲兵所食城
遂降南軍駐息州南降者曰眾息州刺史烏庫哩呼魯
舊作烏古論
忽魯今改懼請益兵爲備金主以參知政事穆延烏
登舊作沒然
兀曲今改簽書樞密院富珠哩中洛索帥忠孝軍五
百行金主諭之曰蒙古所以常取勝者恃北方之馬力
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
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閒矣以呼魯畏縮命瓜勒佳

玖珠

舊倫夾谷人住今改

代之

九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攷異壬寅金史

紀倫癸卯今從宋紀及宋史全文

辛亥大饗於明堂大赦

辛酉經

筵官請以御製敬天法祖事親齊家四十八條及緝熙

殿榜殿記宣付史館

蒙古庫裕克

舊倫貴由今改

攻遼東舒

穆魯扎拉

舊倫石抹查刺今改

率黑軍先登諸軍繼之擒萬努遂

平遼東扎拉額森

舊倫也先今改

之子也萬努據遼東十九年

至是始滅

金使完顏阿古岱來乞糧將行金主諭之

曰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以來戒飭邊將無犯南界

邊臣有請征討者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宋一州隨即付

與近淮陰來歸彼多以金幣為贖朕若受財是貨之也

付之全城秋毫無犯清口臨陳生獲數千人悉資遣之
今乘我疲倣據我壽州誘我鄧州又攻我唐州彼爲謀
亦淺矣蒙古滅國四十以及西夏夏亡及于我我亡必
及于宋屑亡齒寒自然之理若與我連和所以爲我者
亦爲彼也卿其以此意曉之阿古岱至宋宋不許 庚
戌金主以重九拜天於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
面諭之曰國家自開創涵養汝等百有餘年汝等或以
先世立功或以勞效起身披堅執銳積有年矣今當厄
運與朕同患可謂忠矣比聞北兵將至正汝等立功報
國之秋縱死王事不失爲忠孝之鬼往者汝等立功常

慮不爲朝廷所知今日臨敵朕親見之矣汝等勉之因
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報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
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防守四面及子城祇出
戰蒙古兵潰奔塔齊爾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
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復薄城分築長壘圍之 冬

十月孟珙江海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

攷異金史以孟珙等助攻蔡於十一月宋史本紀作十月今從宋史塔齊爾大喜益修攻

具斲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出降完顏
仲德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禦備
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 金裁冗員汰冗軍

及定官吏軍兵月俸辛巳縱饑民老稚羸疾者出城既
而出城者多言城中虛實復禁之 甲申金徐州節度
副使郭恩約原州叛將麻珠襲破徐州州中將士以蔡
州被圍朝命阻絕逼於蒙古兵議出降行省薩布不從
恐被執投河軍士援出之薩布自縊死麻琮以州降於
蒙古 金人自被圍懼食不給妖人烏庫哩先生自言
能使軍士服食可不費糧議者欲援田單假神師故事
以駭敵人金主頗然之參知政事張天綱力辨以爲不
可遂止員外郎王鶚發其從前姦惡金主曰朕幾爲妖
人所誑遂殺之 丙戌以史彌遠爲太師左丞相鄭清

之爲右丞相竝兼樞密使加食邑千戶薛極爲樞密使
喬行簡陳貴諒參知政事帝諭貴諒曰頃聞憂國之言
朕所不忘彌遠拜左相一日以疾求解政詔彌遠有定
策大功勤勞王室宜加優禮于是授保寧昭信節度使
充醴泉觀使封會稽郡王奉朝請二子一壻五孫皆加
官秩越八日乙未卒彌遠爲相凡二十六年用事專且
久權傾內外初欲反韓侂冑所爲收召賢才老臣布于
朝廷及濟王不得其死論者紛起遂專任愼主爲臺諫
一時君子貶斥殆盡帝德其擁立惟言是從歿而贈官
錫諡恩寵不衰十一月乙巳給事中莫澤言提舉千

秋鴻禧觀梁成大暴很貪婪苟賤無恥遂寢成大祠命
澤遷刑部尚書旣而臺臣交劾澤貪淫忮害又論工部
尚書李知孝侵欲無厭皆罷之三人黨附史彌遠排斥
諸賢成大尤心術嶮巇凡可賊害忠良者率攘臂爲之
四方略遺列置堂廡導賓客觀之欲其效尤奪占宇文
氏賜第旣擯歸訟之者數百人朝命毀其廬雖知孝亦
鄙其爲人嘗曰所不堪者他日與成大同傳耳至是皆
貶尋謫居遠州盡追爵秩天下快之 丙午詔改明年
爲端平元年帝始親政厲精求治鄭清之亦以夏化爲
己任收召賢才擢用之 召陳埴爲樞密院編修官入

對首言天下之安危在宰相南渡以來屢失機會秦檜
死所任万俟卨沈該耳韓侂胄死所任史彌遠耳此今
日所當謹也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
之選宦者陳洵孟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項出知常
州進魏了翁爲華文殿待制知瀘州了翁應詔上章
論十弊請復舊典以彰新化一復三省之典以重六卿
二復二府之典以集眾議三復都堂之典以重省府四
復侍從之典以來忠告五復經筵之典以熙聖學六復
臺諫之典以公黜陟七復制誥之典以謹命令八復聽
言之典以通下情九復三衙之典以彊主威十復制閫

之典以黜私意疏列萬言先引故實次陳時弊分別利害案若白黑帝讀之感動 丙寅權工部侍郎趙范入見帝問近日何者爲急范奏曰事有本末有緩急獎廉遏去姦邪此國之本務國未富兵未強此今日之急務也大農課額大虧於筭要必有由至於兵之未強則緣諸邊近年築城太多遂分兵力國家之兵聚則不少散則不多若能散能聚可守可戰使江淮表裏皆有可恃之勢則戎馬侵突足以禦之矣帝問蒙古議和事范曰爲羈縻之策則可宣和海上之盟其初堅如金石緣倚之太重備之不至迄以取禍此近事之可鑒者帝曰和

豈可恃耶丁卯詔趙葵措置沿邊備禦緩急調遣竝聽
便宜戊辰禮部郎中洪咨夔請召用崔與之眞德秀
魏了翁帝然之命咨夔與王遂竝拜御史咨夔謂遂曰
朝無臺諫久矣要當極本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臣歷
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
權不歸人主則廉級一夷綱常且不立奚政之問政不
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奚權之攬此八政馭
羣臣所以獨歸之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
政以來威福操柄收還掌握揚庭出令震撼海宇天下
始知有吾君元首旣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

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弊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于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己巳趙葵入見帝問曰金與蒙古交爭和議如何葵對曰今邊事未強軍政未備且與之和一年無警當俟兩年預備若根本既壯彼或背盟足可禦敵臣至淮東當修車馬備器械爲野戰之計固城堡濠隍爲強邊之圖更欲爲陛下經理屯田帝曰卿規模甚遠其殫意爲朕展布

（攷異）趙葵所言暫與之和指蒙古而

言宋史倫帝問以金事而蔡對以和轉似與金和矣此
時宋方助蒙古攻金何故反欲議和耶宋史係刪削之
誤今據宋史
全文酌書之
蔡州攻圍益急金盡籍民丁防守民丁

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
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琪遮其歸路得降人言蔡
城中飢琪曰已窘矣當并力守之以防突圍琪與塔齊
爾約南北軍毋相犯塔齊爾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
金人鈎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蝟琪麾先鋒救之挾柔
以出十二月琪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
金人來爭諸軍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恃潭爲固
外卽汝水潭高于汝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

傳其下有寵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琪召麾下飲再行謂曰柴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水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琪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水于是兩軍皆濟己卯攻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礮人不堪其楚琪遣道士說止之金帥富珠哩中洛索帥精銳五百夜出西門人荷束蘖沃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礮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卻走傷者甚眾洛索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完顏仲德命築寨浚濠爲備及西

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于城上立柵自蔽仲德摘三面
精銳日夕戰禦金主謂侍臣曰我爲金紫十年太子十
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所恨所恨者祖宗傳
祚百年至我而絕與古荒淫暴亂之君等爲亾國獨爲
此介介耳又曰亾國之君往往爲人囚繫或爲俘獻或
辱于階庭或閉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觀之朕志
決矣以御用器皿賞戰士已而微服率兵夜出東城謀
遁去及柵遇敵兵戰而還殺廢馬以犒將士然其勢不
可爲矣 庚辰樞密使薛極罷極與胡榘聶子述趙汝
述竝附史彌遠最爲親信用事人謂之四木至是罷知

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戊申洪咨夔言提舉洞霄宮
袁韶仇視善類諂附史彌遠詔罷祠祿又劾趙善湘鄭
損陳咳納賂彌遠怙勢肆姦失江淮荆襄蜀漢人心罪
狀顯著詔善湘有討李全功特寢免咳與祠損落職與
祠 是歲蒙古敕修孔子廟及渾天儀

端平元年

金天興三年蒙古
古太宗六年

春正月庚子朔詔求直言太

府卿吳潛應詔陳九事忤執政意罷奉千秋鴻禧祠祕
書郎董重珍上五事且曰隱蔽君德咎故相故臣得
以專詆權臣昭明君德今在陛下故臣得以責難君父
請召眞德秀魏了翁用之帝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

辨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君子指小人爲小人小人亦指
君子爲小人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
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詔兼崇政殿說書重珍戒
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
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忠實 詔舉堪爲將帥者

以曾從龍爲沿江制置使 丙午詔趙范兼淮西制置
副使任防禦 以不擅嗣濮王 孟珙同蒙古兵圍蔡
州會飲歌吹聲相接城中饑窘歎息而已先是辛丑黑
氣壓城上日無光出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
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

會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以會故欲降者欲琪
乃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金自被圍以來將帥
戰沒甚眾戊申以近侍分守四城蒙古兵鑿西城爲五
門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
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承麟承麟世祖之後拜姓之
弟也拜泣不敢受金主曰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
朕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略萬一
得免祚嗣不絕此朕志也承麟乃起受璽己酉即位時
孟珙之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
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入大戰城上烏庫哩鎬及

其將帥二百人皆降時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
城已立宋幟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者
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齊爾之師以入完顏仲德帥精
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自經于幽蘭軒仲德聞之謂
將士曰吾君已崩何以戰爲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
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
曰相公殉國吾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富珠哩小洛索
烏凌阿呼圖總帥元志元帥裕珊爾舊俗玉山今改赫舍哩
柏壽烏庫哩和勒端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仲德
狀貌不逾常人平生喜怒未嘗妄發聞人過常護諱之

雖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衣糲食終其身晏如也
雖好賓客及薦舉人才人有寸長必極口稱道其掌軍
務賞罰明信號令嚴整故所至軍民咸樂爲用危急死
生之際無一人有異志者南遷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
終無瑕者仲德一人而已承麟退保子城聞金主殂率
羣臣入哭因謂眾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
業有志未就可哀也已矣諡曰哀

金史列傳多稱
金末主爲義宗今從

金史作
哀宗

奠未畢城破諸將禁兵共舉火焚之奉御完顏

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
以歸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以實告曰城危時即取寶

玉真小室環以草號泣自經曰死復火我煙燄未絕琪
乃與塔齊爾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承麟亦爲亂兵所
殺金囚先是金有都提控畢資倫者爲邕將所獲囚于
鎮江土獄脅誘百端終不肯降至此已十四年矣及聞
金主自經歎曰吾無所望矣容吾一祭吾君乃降耳主
者信之爲屠牛羊設祭鎮江南岸資倫祭畢伏地大哭
投江而死 戊辰史嵩之露布告金囚以陳蔡西北地
分屬蒙古蒙古命劉福爲河南道總管嵩之遣郭春按
循故壤詣奉先縣汎掃祖宗諸陵孟珙還屯襄陽江海
還屯信陽王旻戍隨州王安國守棗陽蔣成守光化楊

據守鈞州竝益兵飭備經理屯田于唐鄧 金穆延烏
登行省于息州與諸將日以歌酒爲樂軍士淫縱蔡州
破與富珠哩中洛索爪勒佳玖珠等送款請降爲金主
發帑設祭上諡曰昭宗州民因奉烏登爲丞相中洛索
爲平章舉城南遷遂焚其樓櫓蒙古望見火起追及于
羅山自萬戶以下凡七百人皆被殺 二月辛未御史
洪咨夔言陛下親政之始斥逐李知孝梁成大天下固
已快之其餘諸事權姦黨私罔上倡淫黷貨罪大罰輕
者尚在仕籍詔俱削秩罷祠 丁亥詔端平元年正月
以前諸命官貶竄物故者許令歸葬 是月蒙古都元

帥張榮破徐州國安用投水死

攷異薛氏通鑑倫完顏用安自殷蓋猶以安用

爲金人故書其賜姓也據金史國用安傳用安歸連水復叛歸於宋宋史理宗紀端平三年七月詔權徐州國安用力戰而歿已贈順昌軍節度使仍官其子國興承節郎是宋人已爲之贈官廢子矣今書其本姓

三月己酉以賈似道爲籍田令似道涉子貴妃弟也少

落魄爲游博不事操行以蔭補嘉興司倉帝以貴妃故

累擢至太常丞益恃寵不檢日縱游諸伎家夜即燕遊

湖上不返帝嘗夜憑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

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使京尹史巖之戒之巖

之對曰似道雖有少年氣習然其才可大用也 史嵩

之上所獲遼道宗金太宗世宗寶璽七顆詔貯封樁庫

辛酉詔遣太常寺主簿朱揚祖閣門祇候林拓詣洛陽省謁八陵 蒙古兵自河南還俘獲甚眾中途逃者十七八詔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山是逃者莫敢舍多殍死道路耶律楚材從容進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柰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蒙古主悟命除其禁 夏四月史嵩之遣使以孟珙所獲金哀宗遺物及寶玉法物并俘囚張天綱完顏海罕舊倫好海今改等獻于行都時相侈大其事洪咨夔曰此朽骨耳函之以葬大理寺可也第當以金匱告九廟歸諸祖宗德澤況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

顧可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
崇政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帝雖頷
之不悉從也丙戌備禮告于太廟藏金哀宗骨于大理
獄庫加孟珙帶御器械江海以下論功行賞有差知臨
安府薛瓊問張天綱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曰國之興
亾何代無之我金之亾比汝二帝何如瓊叱之明日奏
其詔帝召天綱問曰汝真不畏死耶天綱對曰大丈夫
患死之不中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帝不聽初有
司令天綱供狀必欲書金主爲虜主天綱曰殺即殺焉
用狀爲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

攷異

金史張天綱傳載天綱被俘後對宋人語甚激烈其意在求速死耳金史云後不知所終則天綱後事金人未能詳也宋史全文載端平元年四月甲午樞密院奏乞令殿前司偕補張天綱武翼大夫本司計議官偕補完顏海罕保義郎本司副將並給袍笏靴帶從之是宋人嘗授天綱以官矣汪劔潭謂當大書於簡以正金史之訛余謂兩國交兵各紀所聞容有不盡實者如五代薛史書劉仁贍降則仁贍未嘗降也宋史書康保裔死則保裔未嘗死也宋人授天綱官自是實事特未知天綱受職否耳姑記於此以俟博聞 監察御

史王遂言史嵩之本不知兵矜功自侈謀身詭祕欺君誤國畱之襄陽一日則有一日之憂不報洪咨夔亦言殘金雖滅鄰國方強益嚴守備猶恐不逮豈可動色相賀渙然解體以重方來之憂 丁酉臣僚言江淮荆襄諸路都大提點坑冶吳淵恃才貪虐籍人家貲以數百

萬計其弟潛違道干譽引用匪類詔竝落職放罷 五
月庚子觀文殿大學士致仕薛極卒 左司郎官李宗
勉言四事守公道以悅人心行實政以興治功謹命令
以一觀聽明賞罰以示勸懲次言楮弊願詔有司始自
乘輿宮掖下至百司庶府覈其冗蠹者節之歲省十萬
則十萬之楮可捐歲省百萬則百萬之楮可捐也行之
既久捐之益多錢楮相當所至流轉則操吾贏縮之柄
不在楮矣拜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
廷安恬無異於常時士卒未精銳資糧未充行器械未
犀利城壁未繕修于斯時也守禦猶不可而況進取乎

俗曰今日得蔡明日得海又明日得宿毫然得之者未必可守萬一含怒蓄忿變生倉猝將何以濟臣之所陳豈曰外患終不可平土宇終不可復哉亦欲量力以有爲相時而後動耳願詔大臣殫日力以修內治合眾謀以嚴邊防節冗費以裕邦財招強勇以壯國勢仍飭沿邊將帥毋好虛名而受實害左控右扼勿失機先則以逸待勞以主禦客庶可保其無虞苟使本根壯固士馬精強觀釁而動用兵未晚也 召前江東提點刑獄徐僑爲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十言皆感憤剴切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何以清貧若此

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何爲僑曰陛下國本
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旱蝗相仍盜賊竝
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于橫斂軍怨于掊克羣臣
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帖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
乃貧耳又言今女謁閹宦相爲囊橐誕爲二豎以處膏
肓而執政大臣又無和緩之術陛下此之不慮而耽樂
是從世有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時女冠吳知古得幸
內侍陳洵直用事故僑論及之致異宋史以徐僑所言
女謁閹宦爲指閻妃董
宋臣然其時間董帝爲之改容太息明日手詔罷邊帥
未用事也今改正之尤無狀者申警羣臣以朋黨爲戒命有司裁節中外

浮費賜僑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 丁未主管官告院
張煜進對帝問以邊計煜對曰蒙古非金讎可比但和
議難恃須選將練兵儲財積粟自固吾圉俟小使回可
和則姑與之和然不可撤備帝然之 丙寅詔黃幹李
燔李道傳陳宓樓昉徐宣胡夢昱等皆阬于權姦而各
行其志沒齒無怨其賜諡復官仍錄用其子 建陽縣
盜發眾數千人焚劫邵武麻沙長平 金武仙奔澤州
戍兵殺之 蒙古主大會諸王申嚴條令郭德海嘗請
試天下僧尼道士選精通經文者千人有能工藝者則
命小通事哈珠_{舊倫合}領之餘皆爲民又請天下置學

廩育人材立科目選之入仕蒙古主頗采其言 六月

壬申知建寧府兼福建運判袁甫請蠲漳州歲納丁米
錢泉州興化軍一體蠲放從之 戊寅以喬行簡知樞

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曾從龍參知政事大中大夫鄭性
之簽書樞密院事先是性之入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
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言不切直何能感動譬如
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聲必激故言者多則易於
取厭言之激則難於樂受若少有厭倦動於辭色則讒
諂乘閒或不自知矣願陛下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
終譽則朝綱肅而國體尊矣 太常少卿徐僑侍講開

陳友燮大義帝悟己卯詔復巴陵縣公竑官爵有司檢
視墓域以時致祭仍存恤其家時竑妻吳氏自請爲尼
特賜號慧淨法空大師紹興府月給衣資緡錢僑又請
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朱熹以趙汝愚侑會寧宗
帝皆聽納 召許應龍爲禮部郎官初應龍知潮州盜
陳三槍起贛州出沒江西閩廣間與鍾全相結勢甚熾
樞密陳韓帥江西任應龍討捕應龍調水軍士兵分扼
要害斷橋開塹斬本寨途諭統領官齊敏曰兵法攻瑕
今鍾全殘寇將盡而陳三槍勢方猖獗若先破鍾則陳
不戰而潰矣敏如其言于是諸寇皆平至是召入對帝謂

之曰卿治潮有聲與李宗勉治台齊名應龍曰民無不
可化顧收民者如何耳遷國子司業徐僑議學校差職
欲先譽望應龍以爲不若資格資格一定則僥倖之門
杜而造請之風息僑然之 詔殿司選精銳千人命統
制婁拱統領楊平討捕建陽盜 癸巳禁毀銅錢佗器
用并貿易下海 史嵩之進兵部尚書時趙范趙葵欲
乘時撫定中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
爲未可獨鄭清之力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司黃州刻日
進兵范參議官邱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
寧冒捐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

失據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
當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蒿之亦言荆襄方爾饑饉
未可興師淮西運判杜杲上言曰臣備員邊郡切見沿
淮旱蝗連歲加以調發無度輦運不時生聚蕭條難任
征發中原板蕩多年不耕無糧可因千里饋運士不宿
飽若虛內以事外移南以實北腹心之地豈不可慮喬
行簡時在告上疏曰方今境內之民困于州縣之貪刻
扼于勢家之兼并飢寒之氓常欲乘時而報怨茶鹽之
寇常欲伺閒而竊發蕭牆之憂凜未可保萬一兵興于
外緩于強敵而不得休潢池赤子復有如江閩東浙之

事其將奈何夫民至愚而不可忽內郡武備單弱民之所素易也往時江閩東浙之寇皆藉邊兵以制之今此曹猶多竄伏山谷窺伺田里彼知朝廷方有事于北方其勢不能以相及寧不動其姦心臣恐北方未可圖而南方已先騷動矣願堅持聖意以絕紛紛之說淮西總領吳潛亦告執政論用兵復河南不可輕易以金人旣滅與蒙古爲鄰法當以和爲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自荆襄首納空城合兵攻蔡兵事一開調度浸廣百姓狼狽死者枕藉得城不過荆榛之區獲俘不過賸昧之骨而吾之內地荼毒已甚近聞有進恢復之畫者可謂俊

慷慨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爲變內郡率爲盜賊矣今日之事豈容輕議皆不聽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尉李伯淵李琦李賤奴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閏子才軍至伯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伯淵夜燒封邱門以警動立立殊不安一夕百臥起比明伯淵等約立視火從苑秀折希顏等數騎往旣還伯淵送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顧曰汝欲殺我耶伯淵曰殺汝何傷即出匕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伏兵起元帥三合殺苑秀折希顏後至亦被殺伯淵繫立尸馬尾至內

前號于眾曰立殺害劫奪烝淫暴虐大逆不道古今無有當殺之否萬口齊應曰寸斬之未稱也乃梟立首塋承天門祭哀宗伯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不欲爲其所汚云 全子才次于汴趙葵自滁州以淮西兵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促益急乃被鈴轄范用吉樊辛李先胡顯等提兵萬三千命淮西制置司機宐文字徐敏子爲監軍先令西上又命楊蕙以廬州強弩軍萬五千

總之各給五日糧 秋七月蒙古主謂羣臣曰先帝肇

開大業垂四十年今中原西夏高麗回鶻諸國皆已臣

附唯東南一隅尚阻聲教朕欲躬行天討卿等以為何

如國王塔斯

舊作塔思一名扎拉衮舊
作查刺溫亦作查老溫

對曰臣家累世

受恩圖報正在今日臣願仗天威掃清淮浙何勞大駕

親臨蒙古主喜曰塔斯雖年少英風美績簡在朕心終

能成我家大事矣厚賚而遣之塔斯穆呼哩之孫也

徐敏子啓行遣和州寧淮軍正將張迪以二百人趣洛

陽迪至城下城中寂然無應者至晚有民庶三百餘家

登城投降迪與敏子遂帥眾入城蒙古國王塔斯已引

兵南下時汴隄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
城無兵倉可因敵子入洛之明日軍倉已竭乃采蒿和
麵作餅而食之楊諒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倉蒙古
塔齊爾前鋒將劉亨安橫槊躍馬奮突而前南師奔潰
擁入洛水死者無數諒僅以身免塔齊爾拊亨安背曰
眞驍將也是晚有潰卒奔告于洛者在洛之師皆奪氣
八月朔旦蒙古兵至洛陽城下立砦徐敏子與戰勝
負相當士卒乏糧因殺馬而食敏子等不能留乃班師
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蒙古
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南軍南軍多溺死遂皆

引師南還 甲戌朱揚祖林拓以八陵圖上進帝問諸陵相去幾何及陵前澗水新復揚祖悉以對帝忍涕太息久之初揚祖等行至襄陽會謀報蒙古哨騎已及孟津陝府潼關河南皆增屯戍設伏兵又聞淮閘刻日進師眾畏不前孟琪曰淮東之師由淮西溯汴非旬餘不達吾選精騎疾馳不十日可竣事逮師至東京吾已歸矣于是琪與二使晝夜兼行至陵下奉宣御表成禮而還 是月權知邵武軍王埜討平建陽盜 九月壬寅趙范以入洛之師敗績上表劾趙葵全子才輕遣偏師復西京趙楷劉子澄參贊失計師退無律致後陳覆敗

詔趙葵削一秩措置河南京東營田邊備全子才削一秩措置唐鄧息州營田邊備劉子澄趙楷竝削職放罷又言楊誼一軍之敗皆由徐敏子范用吉急于赴援致不能支詔用吉降武翼郎敏子削秩放罷誼削四秩勒停自效 京湖制置使史嵩之罷以趙范代之 冬十月召真德秀爲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院德秀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旋進戶部尚書入見帝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

人之所助者信陛下欲祈天永命唯存乎敬而已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威之色盤游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此皆足害敬陛下儻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爲吾有若徒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竇憂之魏了翁入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爲進退人物之本以杜姦邪窺伺之端次論故相十失猶存次及修身齊家選宗賢建內學等皆切于上躬者他如和議不可信北軍不可保軍實財用不可恃凡十餘端復口奏利害畫漏下四十刻而退帝皆嘉納之 辛卯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致仕陳貴諡卒 孟珙畱襄

陽招中原精銳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
唐鄧州以備蒙古名鎮北軍十一月壬子詔以襄陽府
駐劄從前忠衛軍爲名命琪兼領之 壬戌太白經天
十二月己卯蒙古遣王檄來責敗盟辛卯遣鄒伸之
李復禮喬仕安劉溥報謝自是河淮之間無寧息之日
矣 蒙古濟南行省嚴實入覲於和林授東平路行軍
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先是實之所統凡五十餘城
至是惟德克濟單隸東平